



永恒之境

01

铁国王

朱莉·柯格瓦【美国】 译◎费咪【中国台湾】



永恒之境

铁国王

著◎朱莉·柯格瓦【美国】 译◎费咪【中国台湾】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铁国王 / (美) 柯格瓦著 ; 费咪译. — 成都 :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1

(永恒之境)

ISBN 978-7-5365-6317-9

I. ①铁… II. ①柯… ②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8541号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21-2012-130-133

出版人: 常青

责任编辑: 高海潮 隋权玲

美术编辑: 汪丽华

责任印制: 王春

Yongheng zhi Jing Tieguowang

书名: 永恒之境·铁国王

作者: 朱莉·柯格瓦【美国】

翻译: 费咪【中国台湾】

出版: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址: <http://www.sccph.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和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10mm×145mm

开本: 32

印张: 14.25

字数: 285千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65-6317-9

定价: 29.80元

The Iron King by Julie Kagawa

Copyright © 2010 by Julie Kagawa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Fei Mi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Enterprises II B.V./S. à.r.l.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www.ca-link.com)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将承担文字的正确性和恰当性。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及时向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出版大厦六楼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市场营销部

邮编: 610031

咨询电话: 028-86259237 86259232



— 目 录 —

01 乡下女孩·····	1
02 恶作剧·····	26
03 换 婴·····	47
04 帕 克·····	63
05 永无永无之乡·····	81
06 大猎杀·····	99
07 小妖精与猫精·····	107
08 明月照树梢·····	124
09 夏日王国·····	137
10 夏日国王之女·····	147





11	蒂达尼亚的承诺·····	157
12	极乐地庆典·····	189
13	逃出夏日王国·····	206
14	蓝色混沌·····	229
15	帕克复返·····	242
16	铁仙精·····	255
17	神谕使者·····	276
18	巫毒教博物馆·····	298
19	市立公园的森林精灵·····	326
20	铁龙与拾荒鼠·····	347



21	铁冠武士·····	367
22	亚许的最后战役·····	384
23	铁国王·····	396
24	机械王·····	415
	尾 声·····	428

01

乡下女孩

十年前，在我六岁生日那天，我的父亲失踪了。

是的，他不是离开了。离开的意思是要有皮箱与空抽屉，还有迟到的生日贺卡，里面塞着几张十元钞票。离开意味着他对妈妈和我不满，而他在别的地方找到了新欢。那都不是事实。他也没有死，不然我们应该会听到消息。没有车祸，没有尸体，也没有警察在某个凶杀现场四处搜证。事情就那样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在我六岁生日那天，父亲带我到公园玩。那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只是一个孤孤单单的小公园，附近什么

1

池塘。我们坐在池塘边喂鸭子时，我听见小土丘那边的停车场上传来冰激凌车的铃铛声。我求父亲给我买一支雪糕，他笑着递给我几块钱，要我自己去追那辆冰激凌车。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后来，警察搜索那一带，在水边发现了他的鞋子，此外别无他物。他们派潜水员到池塘里去找，但那水仅有十尺深，他们在水底只见到树枝与泥巴。父亲就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之后有好几个月，我一直做噩梦，梦见我站在那个小小土丘上往下看，看到父亲走进池塘里。水淹过他的头顶时，我还可以听见冰激凌车在后面传出歌声，那是一首缓慢而怪异的歌，歌词我仿佛听得懂，然而每次当我努力想听仔细时，我就醒了。

父亲失踪后没多久，妈妈就带着我搬到很远的地方，一个位于路易斯安纳河湾中部的乡下小镇。妈妈说她要“重新开始”，但我打心底知道，她是想逃避某个事物。

过了十年以后，我才发现她在逃避什么。



我的名字叫梅琪·彻斯。

再过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就要十六岁了。

甜蜜的十六岁，听起来很美妙。十六岁应该是女孩子变成公主的年龄，开始谈恋爱、去跳舞或参加毕业舞会之类的。有许多故事、歌曲与诗篇赞颂这个美好的年纪，述说一个女孩找到真爱，群星为她绽放光明，英俊的王子抱着她迎向晚霞的故事。

我认为那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生日前一天的早上，我起床沐浴后，摸索着衣橱想找衣服穿。通常我只是随便抓一件丢在地板上还算干净的衣服，但今天不同。今天是史考特·华壮终于将注意到我的日子，我的打扮要特别完美。当然，我的衣橱里像样的衣服少得可怜。其他女孩可以在衣橱前花上好几个小时喊着：“我应该穿什么？”我的衣橱里基本上只有三种东西：慈善募捐的衣服、大人穿过给我接着穿的衣服，以及松松垮垮的连身工作裤。

但愿我们家不是那么穷。我知道养猪场不是什么顶体面的工作，但我认为妈妈至少买得起一条好牛仔裤给我。我嫌恶地瞪着内容贫乏的衣橱。噢，好吧，我想史考特只好接受我优雅的自然美了，只要我没有当着他的面出丑的话。

最后，我套上卡其布口袋裤、草绿色T恤，穿上我仅有的一双破球鞋，接着开始梳那一头淡金色的头发。我的头发直而

细软，而且爱乱飘乱翘，看起来好像我刚刚触了电似的。我使劲儿把头发梳成马尾，然后走下楼去。

我的继父路克坐在桌前喝咖啡，一面翻着镇上的小报。那报纸上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闻，全是些像我们高中的八卦专栏之类的东西。头版标题写着“帕特森农场生出五腿小牛”，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我四岁的同母异父弟弟伊森坐在他爸爸怀里吃着水果馅饼，饼渣掉得路克一裤子都是。伊森腋下夹着心爱的填充玩具兔“蓬蓬”，还不时想把自己的早餐喂给它吃，弄得兔子脸上也都是饼渣和果馅。

伊森是个乖孩子，他遗传了他爸爸的褐色鬃发，可是跟我一样有着像妈妈的蓝色大眼睛。他就是那种典型的让老太太见了就想逗的小孩子，陌生人隔街看到也会对他微笑招手。

妈妈与路克很溺爱他，但他似乎并没有被宠坏，谢天谢地。

“妈妈在哪里？”我走进厨房后问道。我打开食品橱，翻着一堆盒子想找自己爱吃的那种脆谷片，不知道妈妈有没有记得买。当然她忘了。没有，只有那种纤维方块片以及伊森爱吃的恶心棉花糖。要记得买脆谷片有那么难吗？

路克没有理我，只是喝着他的咖啡。伊森嚼着水果馅饼，同时捏捏他父亲的手臂。我用力地把橱柜门砰一声关上。

“妈妈在哪里？”我问，这次大声了一点儿。路克猛然抬起头，终于正眼瞧着我。他那双像母牛般懒洋洋的褐色眼睛微带惊讶之色。

“噢，你好，小梅！”他平静地说道，“我没有听见你进来。你刚刚说什么？”

我叹了一口气，再次重复我的问题。

“她跟教会的一些女士开会去了。”路克低声说道，然后转头继续看报，“她要几个钟头以后才回来，所以你得自己去搭公交车。”

我向来都是搭公交车的。我只是想提醒妈妈她这个周末要带我去领驾照。然而这些话告诉路克一点儿用都没有，我可以把一件事跟他讲十几遍，但我一离开房间他就忘了。并不是说路克坏心眼或者太笨，他很爱伊森，妈妈跟他在一起似乎也真的很快乐，但每次我跟他说话，他都会用一副惊讶的样子看着我，仿佛忘了我也住在这里。

我从冰箱上面抓起一个贝果，闷闷地咬着，眼睛注意着钟。我们养的德国牧羊犬波波晃了进来，把头搁在我的腿上。我挠挠它的耳后，它发出哼哼声。至少这只狗懂得感恩。

路克站起身，轻轻把伊森放到他的椅子上。“好啦，小家伙！”他亲了一下伊森的头顶说道，“爸爸得去修理浴室里

的脸盆，所以你要乖乖坐在这里。等我修好以后，我们就去喂猪，好吗？”

“好喔！”伊森娇声说道，一面轻摇着小胖腿，“蓬蓬要去看小花小姐生小宝宝了没有。”

路克得意的笑容让我觉得恶心。

6

“嘿，路克！”他转身要走时我说道，“我打赌你猜不出明天是什么日子。”

“嗯？”他连头都没有回，“我不知道，小梅。如果你明天有什么打算，就去跟你妈妈说吧。”他打了个响指，波波立即离开我，跟着他跑了。他们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上，只剩下我跟弟弟在一起。

伊森踢踢脚，用他那种一本正经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他轻声宣布道，同时把水果馅饼放在桌上，“明天是你的生日，对不对？蓬蓬告诉过我，我记得。”

“是的。”我咕哝着转身把贝果往垃圾桶一丢，贝果先碰到墙上才掉到桶内，在墙壁的油漆上留下一块油渍。我撇着嘴，决定不管它。

“蓬蓬要我先跟你说生日快乐。”

“帮我谢谢蓬蓬。”我揉了揉伊森的头发，离开厨房，心情奇糟无比。我就知道，妈妈与路克把我明天过生日的

事忘得一干二净。我不会收到生日卡或者蛋糕，甚至不会有人跟我说生日快乐，除了弟弟那个蠢兔子玩具。够可怜了吧！

回到自己房间，我抓起课本、作业、体育服，以及我存了一年的钱才买的MP3——就是那些路克瞧不起、他所谓的“让大脑麻木的无用玩意儿”。我的继父是真正的乡下老土，不喜欢也不信任任何能使生活容易一点儿的东西。移动电话？门儿都没有，我们的室内电话已经很完美了。电动玩具？那是魔鬼的工具，会把小孩变成不良少年与杀人犯。我曾一再哀求妈妈买一台笔记本电脑给我在学校用，但路克坚称如果他那台笨重的老古董PC机对他来说很好用，那么对全家而言也都很好用，更不用提那慢得让人等到快死掉的拨号上网了。现在还有谁用电话拨号上网的？

我看看手表，不禁咒骂了一声。公交车马上就要到了，而我还得花十分钟的时间才能走到大路上。我往窗外看过去，只见天色灰黑，还下着雨，于是我又抓起一件外套，心里真希望自己住得离镇上近一点儿，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这么想了。

我发誓，等我有了驾照和车，绝对不会再回到这里来。

“梅梅？”伊森把玩具兔抱在脸旁，犹豫地站在楼梯口，他的蓝眼睛忧惧地看着我，“今天让我跟你一起去好吗？”

“什么？”我穿上外套，转过头去找我的背包，“不行，伊森。我要去学校了，那里是大孩子念书的学校，小鬼头不准去。”

我转身要走，却感到两只小手臂抱着我的腿。我一手撑住墙以免摔跤，然后低头怒视着伊森。他死命地抱住我，毅然抬头看我。“拜托！”他哀求道，“我保证会乖乖的。带我跟你一起去，只有今天！”

我叹了一口气，弯腰把他抱起来。

“怎么了，小家伙？”我问道，同时把他的头发从眼睛上撩开。妈妈得帮他剪一下头发了，现在看起来已经像鸟窝一样了。“你今天早上真黏人，怎么回事？”

“怕怕。”伊森把脸埋在我的颈间低声说道。

“你怕怕？”

他摇摇头：“蓬蓬怕怕。”

“蓬蓬怕什么？”

“柜子里的人。”

我感觉背脊蹿起一股寒意。有时候，伊森会变得很安静很严肃，让人忘记他只有四岁。

但他仍很幼稚地害怕床底下会躲着怪物，或者衣橱里面有妖魔。在伊森的世界中，填充玩具会跟他说话，树丛间会

有隐形人向他招手，还有可怕的怪物会用长指甲敲他卧室的窗子。他很少去找妈妈或路克讲怪物与妖魔的事，从他会走路时起，他就总是来找我。

我又叹了口气，知道他希望我跟他一起上楼去检查一下，帮他确定没有东西躲在他的衣橱里或者床底下。我在他的抽屉中放了一个手电筒，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屋外一道闪电划过，远处雷声隆隆。我心里一阵紧张，走到等公交车处的那一段路将不会很愉快。

该死，我没有时间搞这个。

伊森缩着身体看我，眼里一副恳求的神色。“好吧！”我一边无奈地说，一边把他放回地上，“我们去检查看看有没有怪物。”

他默默跟在我后面爬上楼梯，然后焦虑地看我抓起手电筒跪下去照着床底下。“那里没有怪物。”我站起来宣布道，再走过去将衣橱门拉开。伊森从我的两腿之间往衣橱里窥视。“这里也没有怪物。你现在应该觉得没事了吧？”

他点点头，对我微微一笑。我正要把门关上，却注意到角落里有一顶奇怪的灰帽子，帽顶与帽檐是圆形的，底部环绕着一圈红色带子，是一顶礼帽。

奇怪，为什么会在那里呢？

当我站直了正要转身，却发现眼角仿佛有东西在移动。我瞥见一个身影躲在伊森卧室的门后，苍白的眼睛从门缝间看着我。我猛地转头去看，当然啦，那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老天，现在伊森害我也看见怪物了。我得注意，以后不能再看深夜的恐怖片了。

10

突然，外面一声雷鸣把我吓了一跳，豆大的雨点敲打在窗玻璃上。我急忙从伊森身旁冲出去，跑到屋外，沿着车道一路直奔下去。

跑到车站时，我已经全身湿透。晚春时节的雨并不会把人冻僵，但也冷得很不舒服。我双臂抱胸，缩在一棵长满青苔的柏树底下等车。

不知罗比在哪里。我心里想着，同时往路那一头望过去。通常他现在已经到这里了。

或许他不想淋湿而窝在家里。我翻了个白眼哼了一声。又逃课了，哼，懒鬼。真希望我也能那样。

要是我有车就好了，我知道有些父母会在孩子满十六岁时送给他们一辆车。我呢，能有蛋糕吃就不错了。我的同学大多都已经有了驾照，能自己开车去俱乐部参加派对，爱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我总是落在后面，没有人想邀请我这个畏缩的乡下丫头。

只有罗比除外，我在心里提醒自己，至少罗比会记得。不知他明天会有什么怪点子帮我庆生，我几乎能保证一定是很奇怪或很疯狂的事。去年，他半夜带我偷偷溜出去，跑到树林里野餐，那情形真的很不可思议。我记得有一处谷地，还有萤火虫在一个小池塘上面飞，但事后我把房子后面的树林都搜遍了，也没有再找到那个地方。

我身后的树丛里有东西发出沙沙的声音，大概是一只负鼠或者鹿，或是狐狸在找地方躲雨。这里的野生动物大胆得很，一点儿也不怕人，要不是有波波在，妈妈的菜园就会变成兔子与鹿的大餐了，还有浣熊家族也会不请自来搜刮橱柜里的每样东西。

树间有根树枝弹了一下，这次比较近了一点儿。我不安地嗅嗅，决心不要为了某只笨松鼠或浣熊转身。我才不像安姬，那个“胸大无脑”的完美拉拉队员，看见一只关在笼子里的沙鼠或者牛仔裤上面有一点儿灰都会大惊小怪到失控。我在耙干草时杀死过老鼠，也曾在及膝的泥淖里赶猪，野生动物吓不倒我。

我动也不动地瞪着路前方，希望看见公交车从路口转过来。说不定是因为下雨和我自己胡思乱想的关系，不过那片树林感觉起来真的挺像电影《厄夜丛林》。